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7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歌本的回
忆

南京 徐廷华

从今年春天开始,我在电脑上紧锣密鼓地整理着我的藏书目录,惊讶地发现,在我林林总总的各类书籍中,歌曲类的书竟有四五十本之多,有些还是编年系列性的。如《战地新歌》一集至五集;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《群众歌会金曲》每年出一本,我手头藏有六本。这些书都是一本一本耐着性子常跑书店集齐的。

在这些歌曲类书籍中,最早的一本是《电影〈洪湖赤卫队〉歌曲集》。那时,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演出的六场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从舞台搬上银幕后刚刚在全国放映,不久满大街“洪湖水啊浪打浪”。我是在那年的深秋,在南京三山街新华书店看到这本歌曲集的,情之所动,立马购下,书价也极便宜,仅0.17元。这是我除小说、诗歌、散文书籍以外第一次购买歌曲书。

看《洪湖赤卫队》电影时,我手边放着歌剧剧本和这本歌曲集,随着剧情的开始、发展、高潮,边看边听边翻歌本,一一对照着,更加深了对剧情的理解。我细数了一下,这部歌剧从头至尾共有十五首唱段,至今我竟能如数家珍,一一报出剧情发展到某一个地方该唱哪一段唱词。

这十五首唱段中,统领全剧的是三首核心歌曲。一首是主旋律,即韩英、秋菊的女声二重唱《洪湖水,浪打浪》,这是歌剧的音乐之魂;一首是《没有眼泪,没有悲伤》,这是韩英在牢中的独唱;一首是《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》,是韩英与母亲的对唱。“娘的眼泪似水滴,点点洒在儿的心上……”深情婉转,如泣如诉,行云流水般的唱腔,把

韩英与母亲生死离别、坚定乐观、视死如归的崇高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曾记得多年以前,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率110人组成的《洪湖赤卫队》强大演出阵容来宁,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两场,主角韩英的扮演者是该剧团第三代演员、当今走红的“楚剧皇后”刘丹丽。我急吼吼地跑去购票,售票窗口前早已围得水泄不通,大街两侧全是咨询购票的,清一色的中老年人。不久,窗口前挂出“票已售完”的告示,一些人不死心,仍等候着,盼望售票窗口会再次打开,那股热情无可言喻。

我在心里琢磨着,歌剧是看不成了,可有剧本,还有一套全本歌曲自我慰藉。于是兴冲冲回家取出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的那本《电影〈洪湖赤卫队〉歌曲集》,忘情地一页页翻阅着,轻声应和着旋律低唱,有滋有味得很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歌本的纸质也已泛黄了,但歌本封面上,王玉珍扮演的韩英,腰扎武装带,肩挎盒子枪,站立芦苇荡,挥手向赤卫队员告别的形象,依然栩栩如生,没有因经年的岁月流逝而褪色。渐渐地,耳旁又响起那优美熟悉的旋律。荆风楚韵,一声声撞击着我的心扉。

一曲《洪湖水浪打浪》久唱不衰,一部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影响了几代人。洪湖,在人们的心中,不再是一个湖泊的定义,而是一个永远的丰碑。对记载这段革命历程的书,我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诗人贺敬之当年踏访洪湖时曾挥笔题诗,起首第一句就是“革命常思洪湖水”。

青山不改

南京 江辉生

回首2024年的夏天,因为天气特别炎热,也就显得尤其漫长。好不容易熬到立秋,9月20日清晨,在我上班的路上,手机铃声骤然响起,一看是二哥打来的电话,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,隐隐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,因为没有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,二哥一般不会大清早给我打来电话。

接通电话后,二哥急促地告诉我:“三弟,咱大哥可能不行了,村里的医生说可能是脑溢血。”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,让我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,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。等我缓过神来,才想起让二哥赶紧送大哥去省城医院抢救,我立马就买了高铁票往老家赶。

在我急匆匆赶往老家的路上,父亲和二哥一直和我保持联系,反馈的信息始终都不太乐观,我焦急万分,却又无能为力。父亲最后一次打来电话哽咽着跟我说:“仨儿,你大哥可能真的不行了,医生建议我们把你大哥送回家去。你就不要来医院了,直接赶回家去吧。”未等父亲把话说完,我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,坐在我旁边的旅客不明所以,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,但我已无法顾及,泣不成声。

当我和妹妹一道赶到大哥家时,只见屋里坐了不少村里的亲朋,大家心里都很不是滋味,他们只是说“赶紧进房间看看你大哥吧”,算是一并打了招呼。一进大哥的卧室,爸妈和二哥都在,他们脸上挂满泪水,大哥安详地躺在床上,脸上戴着氧气面罩。我立刻蹲下去握住大哥的手告诉他,三弟和妹妹一起来看他了。当时大哥的手掌余温尚存,心电监护仪屏幕上的波形图还在慢慢地跳动。就在我跟妹妹跟大哥说了几句话后,心电监护仪开始报警,并突然停止了跳动。此时,村里的医生告诉我们,大哥的心跳已经停止,无力回天。很显然,大哥一直在努力坚持着,只为等着跟妹妹几人作最后的告别。

犹如梦幻一般,突然间,老实巴交的大哥便和我们阴阳两隔。那一刻,我再一次深深地认识到了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渺小,那些平日里我们

家有『书痴小魔童』

南通 周剑波

那日春阳正好,我抱着扎了红绸带的纸箱推开老宅的木门。刚读一年级的小侄子正蹲在石榴树下数蚂蚁,见我来了像颗炮弹似的冲过来,沾着巧克力渍的脸颊在白色短袖上蹭出一道褐痕。“喏,给你的礼物。”我手中的四大名著漫画书递到了他的手中。

拆开礼物的瞬间,他黑葡萄似的眼睛忽地亮了:“大闹天宫!”他抖开《西游记》的扉页,手指头戳着彩绘的筋斗云,鞋尖沾着刚蹭上的青苔也顾不得。

窗棂投下的菱形光斑在书页上晃悠,他竟真就坐在门槛上读起来,任厨房飘出的腊肉香在鼻尖打转。二姑端着蒸笼出来时,只见他蜷成一只小虾米,连喊三声“吃饭”才惊得抬起头。饭后,他郑重其事地给每本书都系上红绳书签,仿佛在给新

以为很遥远的事情,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大哥的离去,令人惋惜的不仅仅是他不到六十岁,更让我们心疼的是,大哥苦了一辈子,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。大哥从小跟着父母在田地里劳作,不善言辞的他始终任劳任怨,硬是以老大哥的身份顶在了我们兄妹的前头,小学毕业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,用稚嫩的肩膀分担父母的重任。用大哥的话说,“谁让我是老大呢,老大不干,还能让谁干?”

大哥的一生,是平淡无奇的一生,是牛马一样劳作不休的一生,他用勤劳和节俭撑起了自己的家,从来不给父母添麻烦,总想着能尽己所能孝敬两位老人,并力所能及地帮一帮弟弟妹妹们,就算我这个在外面上班拿工资的弟弟,也没少得到大哥的帮助。大哥有两个儿子,这些年,他拼尽全力苦钱,只为给两个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。种田,养鸭子养鱼,外出打工,可以说,直到离世的前一天,他都没有真正好好休息过。

遗憾的是,老天爷并没有眷顾我这位天性老实厚道、尝遍了人间疾苦的大哥,他连说一声再见的机会也没有留给我们,便以不打扰任何人的方式,如急风骤雨般独自走完了艰难而又踏实的一生。以往,我和大哥之间交流并不多,我习惯于叫他“老大”,如今却连叫一声“大哥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母亲跟我说:“你大哥苦了一辈子,虽然走得有点早,但你大哥走得有福气,他在睡梦中猝然离世,未曾遭受丝毫痛苦,走得干干净净。”

山风掠过新培的坟茔,恍惚间又见田埂上那个赤脚少年,回头冲我笑喊:“老三,你慢些跑,当心摔着!”暮色漫过青石碑时,我轻抚冰凉的碑文。大哥用操劳的一生诠释了长子的含义——是暴雨中撑开的蓑衣,是重担压来时的肩膀,是永远挡在困难前面的身影。

分别是伤心的痛,回忆是思念的愁,只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,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刻骨铭心。兄弟一场,就此别过。你长眠,我长念。青山不改葱茏色,大哥,来生我们再续兄弟情。

朋友佩戴勋章。

自此,这个总在院子里疯跑的“小猴子”像是被如来佛压在书山下。周末去哥哥家做客,总能在各种角落捕获蜷缩成团的他:趴在飘窗边研究三顾茅庐时,碎金般的阳光在他后颈跳跃;蹲在卫生间翻看刘姥姥进大观园,笑得差点栽进洗衣盆;有次甚至发现他躲在餐桌底下,就着垂落的桌布缝隙漏进的光,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。

昨夜二姑打来电话,说小家伙把压岁钱全换了《水浒传》英雄卡,这会儿正缠着爷爷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。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混着老人带着乡音的朗读,像春蚕啃食桑叶般细碎绵长。窗外的玉兰树正结着毛茸茸的花苞,我仿佛看见无数故事的嫩芽正在某个小世界里抽枝展叶,带着油墨的沉香,在童真的土壤里悄然生长。

亭林古韵生

张家港 颜士州

三月的春风拂过江南,我踏上了前往上海金山区亭林镇的旅程。这座千年古镇,如同一幅被时光浸润的水墨画,在春日煦暖的微风中徐徐展开。

亭林镇与洙泾、枫泾、张埭并称为四大名镇。为了寻访遗迹,我走进古镇,青石板铺就的小路蜿蜒向前,两旁是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,斑驳的墙面上爬满了藤蔓,为古朴的街巷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听导游说,亭林原有八景,岁月悠悠,现在几乎残存无几了。循着她指点的方向,我看到不远处一座花木萧疏、土石错落的高丘。那是顾野王的读书堆,原来的堆下还有一方他洗笔砚的小池塘,年久荒废,已不复存在了。顾野王是南朝梁陈之间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,足迹遍天下,搜罗并考证古今文字的形体和音义,于武帝大同九年写成《玉篇》三十卷,内容宏博精赅。昆山、嘉兴、平湖都有他的读书堆。

在亭林镇的东街,有一面积约600平方米的古松园,因园内有一株被誉为“江南第一松”的古罗汉松而得名,古松为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手植。一进园门,迎面而来的是一片葱郁的绿意。园内古木参天,枝叶繁茂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,仿佛为这片宁静的天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漫步,耳边是鸟儿的啁啾声,鼻间是花草的清香,心中顿时感到无比的宁静与舒适。在古松园中,我还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迹。有古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碑刻,有精美的石雕和木雕。这些文物和古迹,展示了亭林古镇的深厚文化底蕴。

亭林古镇多的是小桥,走几步就有一座,形态古朴;下面是淙淙流水,颇有吴风。最古老的当数卖鸡桥,以此桥为中心,东西南北伸出两条十字相交的街道,店铺密集,商业繁荣。

中午时分,我们走进了一家临河小餐馆。店主是当地人,他热情地推荐了当地的特色菜亭林羊肉。羊肉炖得酥烂,入口即化,配上鲜美的汤汁,令人回味无穷。导游在一旁也说,亭林羊肉之所以出名,是因为这里的羊都是吃运河边的青草地长大的,肉质格外鲜嫩。

走出小餐馆,忽然感到一阵腾腾的热气扑面而来,就像春天泥土耕耘时散发出的气味,这就是生活的气息。我的一丝怀古之情被它冲散了,真正的美毕竟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。

在亭林古镇的这一天,我走进了一幅流动的画卷,一步一景,一眼一画。无论是美丽的自然风光,还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回乡偶书

南京 刘跃清

过年独自回了一趟老家,这是这些年来在老家待得最久、陪父母时间最长的一次,也是感受故乡清澈山水与清晰心跳的一次。

我是除夕夜到家的,年初一清早在零星爆竹声中,照例爬到儿时放牛砍柴的地方转悠。山河如故,只是林木更茂盛了。我依稀记得家里“自留山”的大致方位,十多年前,家里盖房子需要用钱,父亲把山上的树木“卖青山”了,即按照胸径多少,由购买者上山砍伐。父亲说幸好那时候卖了,如今不值钱。

我家房屋东侧是一片陡峭山坡,以前遍种红薯,人称“红薯垆”。垆上有条崎岖山路蜿蜒伸向乡政府所在地,我就是沿着那条小路求学,走出山外的。村小放假了,小小的校园里飘着国旗,是水瘦山寒里的一抹亮色。

年初二三,弟弟妹妹都回去了,他们小家都有自己的亲戚得走动,也很快就要上班了。我在家里陪父母,还有年逾九旬的奶奶。天冷,我们围坐在火塘边。柴火若明若暗地舔着锅底,老人断断续续地絮叨着陈年往事,灶上铁锅里的水不经意间又开了。

山村过年的热闹是电光石火,两三天的爆竹隆隆车马喧哗,随着青壮年外出求学务工,又回归沉寂常态。我们家附近五六户人家,年轻人拖家带口去繁华城市了,几位老人静坐屋檐下,看着冬日的暖阳缓慢移动,半天没有一句话。

村庄沿河蜿蜒在狭长小山沟里,我顺着乡村公路往上走到“坳上”,往下走到“麻梨坪”,木瓜山水库水尾处。放眼望去每一座小楼都很气派洋气,都在诉说主人吃苦耐劳,日子过得殷实。碰到一个人,我热情递上香烟与笑脸,有人问客打哪来。我地地道道的本地口音让对方在风中思绪凌乱。几个阿嫂在屋前聊天,我搭话:“恩南节(你们,有尊称的意思),煮年夜饭了么?”她们中有一位认出我来,叫出我的名字,说我长胖了。

远离故乡的时候,无时无刻不思念她,把她想象得很温馨宁静美好,回到她的怀抱,时间稍微长一点,却感到种种不习惯。我终究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了。我一生苦恋的地方,湖南隆回一个叫白鹳的小村庄。